

書叢本基學國

編簡鈔文今古樓芬涵

(二)

編祺曾吳

行發館書印務商

涵芬樓古今文鈔簡編第六冊

卷十一

奏議類

奏

重農貴粟奏 趙鼎

聖王在上而民不凍餓者非能耕而食之織而衣之也爲開其資財之道也故堯禹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而國亡捐瘠者以畜積多而備先具也今海內爲一土地人民之衆不避湯禹加以亡天災數年之水旱而畜積未及者何也地有遺利民有餘力生穀之士未盡墾山澤之利未盡出也遊食之民未盡歸農也民貧則姦邪生貧生於不足不足生於不農不農則不地著不地著則離鄉輕家民如鳥獸雖有高城深池嚴法重刑猶不能禁也夫寒之於衣不待輕煖饑之於食不待甘旨饑寒至身不顧廉恥人情一日不再食則饑終歲不制衣則寒夫腹饑不得食膚寒不得衣雖慈母不能保其子君安能以有其民哉明主知其然也故務民於農桑薄賦斂廣畜積以實倉廩備水旱故民可得而有也民者在上所以牧之趨利如水走下四方亡擇也夫珠玉金銀饑不可食寒不可衣然而衆貴之者以上用之故也其爲物輕微易臧在於把握可以周海內而亡饑寒之患此令臣輕背其主而民易去其鄉盜賊有所勸亡逃者得輕資也粟米布帛生於地長於時聚於力非可一日成也數石之重中人弗勝不爲姦邪所利一日弗

得而饑寒至。是故明君貴五穀而賤金玉。今農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過百畝。百畝之收。不過百石。春耕夏耘。秋穫冬臧。伐薪樵。治官府。給繇役。春不得避風塵。夏不得避暑熱。秋不得避陰雨。冬不得避寒凍。四時之間。亡日休息。又私自送往迎來。弔死問疾。養孤長幼在其中。勤苦如此。尙復被水旱之災。急政暴賦。賦歛不時。朝令而暮當具。有者半賈而賣。亡者取倍稱之息。於是有賣田宅鬻子孫以償責者矣。而商賈大者積貯倍息。小者坐列販賣。操其奇贏。日游都市。乘上之急。所賣必倍。故其男不耕。女不蠶。織衣必文采。食必粱肉。亡農夫之苦。有仟伯之得。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過吏執。以利相傾。千里游敖。冠蓋相望。乘堅策肥。履絲曳縞。此商人所以兼并農人。農人所以流亡者也。今法律賤商人。商人已富貴矣。尊農夫。農夫已貧賤矣。故俗之所貴。主之所賤也。吏之所卑。法之所尊也。上下相反。好惡乖迕。而欲國富法立。不可得也。方今之務。莫若使民口農而已矣。欲民務農。在於貴粟。貴粟之道。在於使民以粟爲賞罰。今募天下入粟縣官。得以拜爵。得以除罪。如此。富人有爵。農民有錢。粟有所渫。夫能入粟以受爵。皆有餘者也。取於有餘。以供上用。則貧民之賦可損。所謂損有餘。補不足。令出而民利者也。順於民心。所補者三。一曰。主用足。二曰。民賦少。三曰。勸農功。今令民有車騎馬一匹者。復卒三人。車騎者。天下武備也。故爲復卒。神農之教。曰。有石城十仞。湯池百步。帶甲百萬。而亡粟。弗能守也。以是觀之。粟者。王者大用。政之本務。令民入粟受爵。至五大夫以上。迺復一人耳。此其與騎馬之功。相去遠矣。爵者。上之所擅。出於口而亡窮。粟者。民之所種。生於地而不乏。夫得高爵與免罪。人之所甚欲也。使天下人入粟於邊。以受爵免罪。不過三歲。塞下之粟必多矣。

請入粟郡縣奏 鼂錯

陛下幸使天下入粟塞下以拜爵甚大惠也竊恐塞卒之食不足用大漂天下粟邊食足以支五歲可令入粟郡縣矣足支一歲以上可時赦勿收農民租如此德澤加於萬民民俞勤農時有軍役若遭水旱民不困乏天下安寧歲孰且美則民大富樂矣

請募民實塞奏 鼂錯

臣聞秦時北攻胡貉築塞河上南攻揚粵置戍卒焉其起兵而攻胡粵者非以衛邊地而救民死也貪戾而欲廣大也故功未立而天下亂且夫起兵而不知其執戰則爲人禽屯則卒積死夫胡貉之地積陰之處也木皮三寸冰厚六尺食肉而飲酪其人密理鳥獸羣毛其性能寒揚粵之地少陰多陽其人疏理鳥獸希毛其性能暑秦之戍卒不能其水土戍者死於邊輸者憤於道秦民見行如往棄市因以謫發之名曰謫戍先發吏有謫及贅壻賈人後以嘗有市籍者又後以大父母父母嘗有市籍者後入閭取其左發之不順行者深恐有背畔之心凡民守戰至死而不降北者以計爲之也故戰勝守固則有拜爵之賞攻城屠邑則得其財鹵以富家室故能使其衆蒙矢石赴湯火視死如生今秦之發卒也有萬死之害而亡銖兩之報死事之後不得一算之復天下明知禍烈及己也陳勝行戍至于大澤爲天下先倡天下從之如流水者秦以威劫而行之之敝也胡人衣食之業不著於地其執易以擾亂邊境何以明之胡人食肉飲酪衣皮毛非有城郭田宅之歸居如飛鳥走獸於廣漠美草甘水則止草盡水竭則移以是觀之往來轉徙時至時去此胡人之生業而中國之所以離南晦也今使胡人數處轉牧行獵於塞下或當燕代或

當上郡北地隴西以候備塞之卒。卒少則入。陛下不救。則邊民絕望。而有降敵之心。救之少發。則不足。多發。遠縣纔至。則胡又已去。聚而不罷。爲費甚大。罷之則復入。如此連年。則中國貧苦。而民不安矣。陛下幸憂邊境。遣將吏發卒以治塞。甚大惠也。然令遠方之卒守塞一歲而更。不知胡人之能。不如選常居者。家室田作。且以備之。以便爲之高城深塹。具蘭石布渠答。復爲一城。其內城間百五十步。要害之處。通川之道。調立城邑。毋下千家。爲中周虎落。先爲室屋。具田器。迺募隴人及免徒復作令居之。不足募。以丁奴婢贖。及輸奴婢。欲以拜爵者。不足。迺募民之欲往者。皆賜高爵。復其家。予冬夏衣廩食。能自給而止。郡縣之民。得買其爵。以自增至卿。其亡夫若妻者。縣官買予之。人情非有匹敵。不能久安其處。塞下之民。祿利不厚。不可使久居危難之地。胡人入驅。而能止其所驅者。以其半予之。縣官爲贖其民。如是。則邑里相救助。赴胡不避死。非以德上也。欲全親戚而利其財也。此與東方之戍卒不習地勢。而心畏胡者。功相萬也。以陛下之時。徙民實邊。使遠方亡屯戍之事。塞下之民。父子相保。亡係虜之患。利施後世。名稱聖明。其與秦之行怨民。相去遠矣。

限民名田奏 董仲舒

古者稅民不過什一。其求易共。使民不過三日。其力易足。民財內足以養老盡孝。外足以事上共稅。下足以畜妻子極愛。故民說從上。至秦則不然。用商鞅之法。改帝王之制。除井田。民得賣買。富者田連阡佰。貧者亡立錐之地。又顛川澤之利。管山林之饒。荒淫越制。踰侈以相高。邑有人君之尊。里有公侯之富。小民安得不困。又加月爲更卒。已復爲正。一歲屯戍。一歲力役。三十倍於古。田租口賦鹽鐵之利。二十倍於古。

或耕豪民之田。見稅什五。故貧民常衣牛馬之衣。而食犬彘之食。重以貪暴之吏。刑戮妄加。民愁亡聊。亡逃山林。轉爲盜賊。赭衣半道。斷獄歲以千萬數。漢興循而未改。古井田法雖難卒行。宜少近古。限民名田。以贍不足。塞并兼之路。鹽鐵皆歸於民。去奴婢。除專殺之威。薄賦斂。省繇役。以寬民力。然後可善治也。

上屯田奏一 趙充國

臣聞兵者。所以明德除害也。故舉得於外。則福生於內。不可不慎。臣所將吏士馬牛食。月用糧穀十九萬九千六百三十斛。鹽千六百九十三斛。茭藁二十五萬二千八百六十六石。難久不解。繇役不息。又恐它夷卒有不虞之變。相因竝起。爲明主憂。誠非素定。廟勝之冊。且羌虜易以計破。難用兵碎也。故臣愚以爲擊之不便。計度臨羌東至浩亶。羌虜故田。及公田民所未墾。可二千頃以上。其間郵亭多壞敗者。臣前部士入山伐材木。大小六萬餘枚。皆在水次。願罷騎兵。留弛刑應募。及淮陽汝南步兵。與吏士私從者。合凡萬二百八十一人。用穀月二萬七千三百六十三斛。鹽三百八斛。分屯要害處。冰解漕下。繕鄉亭。浚溝渠。治湟。隰以西道橋七十所。令可至鮮水左右。田事出。賦人二十晦。至四月草生。發郡騎及關國胡騎。伉健各千。倅馬什二就草。爲田者遊兵。以充入金城郡。益積畜。省大費。今大司農所轉穀至者。足支萬人一歲食。謹上田處及器用簿。惟陛下裁許。

屯田奏二 趙充國

臣聞帝王之兵。以全取勝。是以貴謀而賤戰。戰而百勝。非善之善者也。故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蠻夷習俗。雖殊於禮義之國。然其欲避害就利。愛親戚。畏死亡。一也。今虜亡其美地。藹藹愁於寄託。逐逐骨

肉離心。人有畔志。而明主般師罷兵。萬人留屯。順天時。因地利。以待可勝之虜。雖未卽伏辜。兵決可葦月而望。羌虜瓦解。前後降者萬七百餘人。及受言去者。凡七十輩。此坐支解羌虜之具也。臣謹條不出兵留屯便宜十二事。步兵九校。吏士萬人留屯。以爲武備。因田致穀。威德並行。一也。又因排折羌虜。令不得歸肥饒之墜。貧破其衆。以成羌虜相畔之漸。二也。居民得並田作。不失農業。三也。軍馬一月之食。度支田士一歲罷騎兵。以省大費。四也。至春省甲士卒。循河湟。漕穀至臨羌。以眎羌虜。揚威武。傳世折衝之具。五也。以閒暇時。下所伐材。繕治郵亭。充入金城。六也。兵出乘危徼幸。不出令反畔之虜。竄於風寒之地。離霜露疾疫瘰癧之患。坐得必勝之道。七也。亡經阻遠。追死傷之害。八也。內不損威武之重。外不令虜得乘間之執。九也。又亡驚動河南大拜小拜。使生他變之憂。十也。治湟陜中道橋。令可至鮮水。以制西域。信威千里。從枕席上過師。十一也。大費旣省。繇役豫息。以戒不虞。十二也。留屯田得十二便。出兵失十二利。臣充國材下犬馬齒衰。不識長冊。惟明詔博詳公卿議。臣採擇。

屯田奏三 趙充國

臣聞兵以計爲本。故多算勝少算。先零羌精兵。今餘不過七八千人。失地遠客。分散饑凍。罕升莫須。又頗暴略其羸弱畜產。畔還者不絕。皆聞天子明令相捕斬之賞。臣愚以爲虜破壞。可日月冀。遠在來春。故曰兵決可期。月而望。竊見北邊自敦煌至遼東萬一千五百餘里。乘塞列隧。有吏卒數千人。虜數大衆攻之。而不能害。今留步士萬人屯田地。執平易。多高山遠望之便。部曲相保。爲塹壘木樵。校聯不絕。便兵弩飭鬪具。燒火幸通。執及并力。以逸待勞。兵之利者也。臣愚以爲屯田。內有亡費之利。外有守禦之備。騎兵雖

罷虜見萬人留田爲必禽之具其土崩歸德宜不久矣。從今盡三月虜馬羸瘦必不敢捐其妻子於它種中。遠涉河山而來爲寇。又見屯田之士精兵萬人終不敢復將其累重還歸故地。是臣之愚計。所以度虜且必瓦解其處不戰而自破之冊也。至於虜小寇盜時殺人民其原未可卒禁。臣聞戰不必勝不苟接刃。攻不必取不苟勞衆。誠令兵出雖不能滅先零。豈能令虜絕不爲小寇。則出兵可也。卽今同是而釋坐勝之道。從乘危之執。往終不見利。空內自罷敝。貶重而自損。非所以視蠻夷也。又大兵一出還不可復留。湟中亦未可空。如是繇役復發也。且匈奴不可不備。烏桓不可不憂。今又轉運煩費。傾我不虞之用。以澹一隅。臣愚以爲不便。校尉臨衆幸得承威德。奉厚幣。拊循衆羌。諭以明詔。宜皆鄉風。雖其前辭嘗曰。得亡效五年。宜亡它心。不足以故出兵。臣竊自惟念。奉詔出塞。引軍遠擊。窮天子之精兵。散車甲於山野。雖亡尺寸之功。媮得避嫌之便。而亡後咎餘責。此人臣不忠之利。非明主社稷之福也。臣幸得奮精兵討不義。久留天誅。罪當萬死。陛下寬仁。未忍加誅。令臣數得執計。愚臣伏計執甚。不敢避斧鉞之誅。昧死陳愚。惟陛下省察。

勅匡衡張譚奏王尊

丞相衡御史大夫譚位三公典五常九德以總方略壹統類廣教化美風俗爲職。知中書謁者令顯等專權擅執大作威福縱恣不制無所畏忌。爲海內患害。不以時自奏行罰。而阿諛曲從。附下罔上。懷邪迷國。無大臣輔政之義。皆不道。在赦令前。赦後衡譚舉奏顯不自陳不忠之罪。而反揚著先帝任用傾覆之徒。妄言百官畏之。甚於主上。卑君尊臣。非所宜稱。失大臣體。又正月行幸曲臺。臨饗罷衛士。衡與中二千石

大鴻臚賞等會坐殿門下。衡南鄉賞等西鄉。衡更爲賞布東鄉。席起立延賞坐。私語如食頃。衡知行臨。百官共職。萬衆會聚。而設不正之席。使下坐上。相比爲小。惠於公門之下。動不中禮。亂朝廷爵秩之位。衡又使官大奴入殿中。問行起居。還言漏上十四刻。行臨到。衡安坐不變色。改容無怵惕肅敬之心。驕慢不謹。皆不敬。

復上星孛等奏劉向

臣聞帝舜戒伯禹。毋若丹朱敖。周公戒成王。毋若殷王紂。詩曰。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亦言湯以桀爲戒也。聖帝明王。常以敗亂自戒。不諱廢興。故臣敢極陳其愚。惟陛下留神察焉。謹按春秋二百四十二年。日食三十六。襄公尤數。率三歲五月有奇。而一食。漢興訖。竟寧孝景帝尤數。率三歲一月。而一食。臣向前數言。日當食。今連三年比食。自建始以來。二十歲間而八食。率二歲六月而一發。古今罕有。異有大小希稠。占有舒疾緩急。而聖人所以斷疑也。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昔孔子對魯哀公。並言夏桀殷紂。暴虐天下。故歷失。則攝提失方。孟陬無紀。此皆易姓之變也。秦始皇之末。至二世時。日月薄食。山陵淪亡。辰星出于四孟。太白經天而行。無雲而雷。枉矢夜光。熒惑襲月。彗火燒宮。野禽戲廷。都門內崩。長人見臨洮石隕于東郡。星孛大角。大角以亡。觀孔子之言。考暴秦之異。天命信可畏也。及項籍之敗。亦孛大角。漢之入秦。五星聚于東井。得天下之象也。孝惠時。有雨血。日食于衝。滅光。星見之異。孝昭時。有泰山臥石自立。上林僵柳復起。大星如月西行。衆星隨之。此爲特異。孝宣興起之表。天狗夾漢而西。久陰不雨者二十餘日。昌邑不終之異也。皆著于漢紀。觀秦漢之易世。覽惠昭之無後。察昌邑之不終。視孝宣之紹起。天之去就。豈

不昭昭然哉。高宗成王，亦有雖雉拔木之變，能思其故，故高宗有百年之福。成王有復風之報，神明之應，應若景嚮，世所同聞也。臣幸得託末屬，誠見陛下寬明之德，冀銷大異，而興高宗成王之聲，以崇劉氏，故狼狽數殲，死亡之誅，今日食尤屢，星孛東井，攝提炎及紫宮，有識長老，莫不震動。此變之大者也。其事難一二記，故易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是以設卦指爻而復說義。書曰：佂來以圖。天文難以相曉，臣雖圖上，猶須口說，然後可知。願賜清燕之閒，指圖陳狀。

治河奏 賈讓

治河有上中下策。古者立國居民，疆理土地，必遺川澤之分，度水勢所不及，大川無防，小水得入，陂障卑下，以爲汙澤，使秋水多得有所休息，左右游波，寬緩而不迫。夫土之有川，猶人之有口也。治土而防其川，猶止兒啼而塞其口，豈不遽止，然其死可立而待也。故曰：善爲川者，決之使道，善爲民者，宣之使言。蓋隄防之作，近起戰國，雍防百川，各以自利。齊與趙魏，以河爲竟，趙魏瀕山，齊地卑下，作隄去河二十五里，河水東抵齊隄，則西泛趙魏，趙魏亦爲隄，去河二十五里，雖非其正，水尙有所遊盪，時至而去，則填淤肥美，民耕田之，或久無害。稍築室宅，遂成聚落。大水時至漂沒，則更起隄防，以自救，稍去其城郭，排水澤而居之，湛溺自其宜也。今隄防陋者，去水數百步，遠者數里，近黎陽南故大金隄，從河西北行，至西山南頭，迺折東，與東山相屬，民居金隄東，爲廬舍，住十餘歲，更起隄，從東山南頭直南，與故大隄會，又內黃界中，有澤方數十里，環之有隄，往十餘歲，太守以賦民，民今起廬舍其中，此臣親所見者也。東郡白馬故大隄，亦復數重，民皆居其間，從黎陽北盡魏界，故大隄去河遠者數十里，內亦數重，此皆前世所排也。河從河

內北至黎陽。爲石隄。激使東。抵東郡平剛。又爲石隄。使西北。抵黎陽觀下。又爲石隄。使東北。抵東郡津北。又爲石隄。使西北。抵魏郡昭陽。又爲石隄。激使東北。百餘里間。河再西三東。迫隄如此。不得安息。今行上策。徙冀州之民。當水衝者。決黎陽遮害亭。放河使北入海。河西薄大山。東薄金隄。勢不能遠泛濫。期月自定。難者將曰。若如此。敗壞城郭田廬冢墓。以萬數。百姓怨恨。昔大禹治水。山陵當路者。毀之。故鑿龍門。辟伊闕。析底柱。破碣石。墮斷天地之性。此迺人功所造。何足言也。今瀕河十郡治隄。歲費且萬萬。及其大決。所殘無數。如出數年治河之費。以業所徙之民。遵古聖之法。定山川之位。使神人各處其所。而不相奸。且以大漢方制萬里。豈其與水爭咫尺之地哉。此功一立。河定民安。千載無患。故謂之上策。若迺多穿漕渠。於冀州地。使民得以溉田。分殺水怒。雖非聖人法。然亦救敗術也。難者將曰。河水高於平地。歲增隄防。猶尙決溢。不可以開渠。臣竊按視遮害亭西十八里。至淇水口。迺有金隄。高一丈。自是東地稍下。隄稍高。至遮害亭。高四五丈。往五六歲。河水大盛。增丈七尺。壞黎陽南郭門。入至堤下。水未踰隄二尺所。從隄上北望。河高出民屋。百姓皆走上山。水留十三日。隄潰二所。吏民塞之。臣循隄上行。視水勢。南七十餘里。至淇口。水適至隄半。計出地上五尺所。今可從淇口以東。爲石隄。多張水門。初元中。遮害亭下河去隄足數十步。至今四十餘歲。適至隄足。由是言之。其地堅矣。恐議者疑河大川難禁制。滎陽漕渠足以下之。其水門但用木與土耳。今據堅地。作石隄。勢必完安。冀州渠首盡當印此水門。治渠非穿地也。但爲東方一隄。北行三百餘里。入漳水中。其西因山足高地諸渠。皆往往股引取之。旱則開東方下水門。溉冀州。水則開西方高門。分河流。通渠有三利。不通有三害。民常罷於救水。半失作業。水行地上。湊潤上徹。民則病溼氣。木

皆立枯。鹵不生穀。決溢有敗。爲魚鼈食。此三害也。若有渠溉。則鹽鹵下隴。壤淤加肥。故種禾麥。更爲秔稻。高田五倍。下田什倍。轉漕舟船之便。此三利也。今瀕河隄吏卒。郡數千人。伐買薪石之費。歲數千萬。足以通渠成水門。又民利其溉灌。相率治渠。雖勞不罷。民田適治。河隄亦成。此誠富國安民。興利除害。支數百歲。故謂之中策。若迺繕完故隄。增卑培薄。勞費無已。數逢其害。此最下策也。

辭定策遷官奏富弼

陛下錄臣先帝時微勞。曷若報皇太后今日之大恩。臣思皇族中於仁宗。洎皇太后校其親疎。與陛下同者多矣。就衆多中。獨取陛下爲嗣。今日貴爲天子。富有天下。其爲恩德。可與天地比其高大。陛下如何報答。則可以稱副。而於仁宗不能謹祭祀。於皇太后不能備孝養。此皆人子常分。尙多闕失。況敢更望他有所報乎。陛下向者服藥。天下之人自不驚怪。今陛下清明剛健。專決萬務。而祭祀孝養之闕。殊無增加。朝廷臣僚。始知陛下孝心果不至。非疾恙使之然也。臣實不諭聖意何緣而若此。若爲仁宗常有小惑。則陛下終不得立矣。若爲皇太后不當垂簾。則又因陛下服藥。從大臣之請。況今來已盡還政於陛下矣。垂簾終不能分陛下之權也。二事已過。盡可釋然。豈宜蓄懷爲恨。而終不可解。谷風所謂忘我大德。思我小怨者也。陛下豈可忽虞舜之大孝。慕幽王之亂風。臣甚爲陛下痛惜之。皇太后垂簾日。嘗謂臣與胡宿吳奎曰。無夫孤孀婦人。無所告訴。臣等共聞此語。實爲傷心。又向者竊聞先帝諸公主。陛下易其所居。以安己女。亦未嘗聞陛下略加恩煦。恭惟先帝臨御天下四十一年。仁恩德澤。入人骨髓。以至徧及蟲魚草木。臣事先帝亦三十餘年。自布衣擢至首相。其恩德可謂至大。今日不忍見其孀后幼女失所如此。而臣反坐

享陛下遷寵還得安乎。仁宗與皇太后於陛下有天地之恩，而尚未聞所以爲報。臣於陛下不過有先時議論絲髮之勞，何賞之可加。陛下忘天下之大恩，錄絲髮之小勞，可謂顛倒不思之甚也。願陛下外則以仁恩道德訓天下，結人心；內則以純孝恭恪奉仁宗。事太后，則臣雖歡菽飲水，奔走陛下左右，以死無悔。苟未然也。陛下雖日加爵位金帛之寵，臣亦萬無可受之理。臣又念天下事粗存祖宗法制，百官行之，萬方奉之。況陛下方在諒陰，或未煩聖慮，其所急而宜先者，惟是仁宗一后五女，所謂孤遺而百官萬方力不能及其休戚係於陛下一人之手者切。在陛下照卹之恩，憐之則天道助，人情歸。子子孫孫自然享福無窮也。夫幽則有天道，明則有人情。陛下勿謂天冥冥而無所聞，人蚩蚩而無所知，遂不顧恩義，略無畏憚也。臣賦性狂愚，不識忌諱，因辭恩寵，妄進瞽說，惟聖慈矜容而納其一二。

奏議類

議

議廢封建 李斯

周武王所封子弟同姓甚衆，然後屬疏遠，相攻擊如仇讎。諸侯更相誅伐，周天子弗能禁止。今海內賴陛下神靈，一統皆爲郡縣，諸子功臣以公賦稅重賞賜之，甚足易制。天下無異意，則安寧之術也。置諸侯不便。

議刻金石 李斯

維秦王兼有天下，立名爲皇帝，乃撫東土，至于琅邪。列侯武城侯王離、列侯通武侯王賁、倫侯建成侯趙

亥。倫侯昌武侯成。倫侯武信侯馮毋擇。丞相隗林。丞相王綰。卿李斯。卿王戊。五大夫趙嬰。五大夫楊樛。從與議于海上。曰。古之帝者。地不過千里。諸侯各守其封域。或朝或否。相侵暴亂。殘伐不止。猶刻金石以自爲紀。古之五帝三王。知教不同。濃度不明。假威鬼神。以欺遠方。實不稱名。故不久長。其身未歿。諸侯倍叛。濃令不行。今皇帝并一海內。以爲郡縣。天下和平。昭明宗廟。體道行德。尊號大成。羣臣相與誦皇帝功德。刻于金石。以爲表經。

諫伐鮮卑議 蔡邕

書戒猾夏。湯伐鬼方。周有獫狁蠻荆之師。漢有闐顏瀚海之事。征討殊類。所由尙矣。然而時有同異。勢有可否。故謀有得失。事有成敗。不可齊也。武帝情存遠略。志關四方。南誅百越。北討強胡。西伐大宛。東并朝鮮。因文景之蓄。藉天下之饒。數十年間。官民俱匱。乃興鹽鐵酒榷之利。設告緡重稅之令。民不堪命。起爲盜賊。關東紛擾。道路不通。繡衣直指之使。奮鉞而並出。旣而覺悟。乃息兵罷役。封丞相爲富人侯。故主父偃曰。夫務戰勝窮武事。未有不悔者也。夫以世宗神武。將帥良猛。財富充實。所拓廣遠。猶有悔焉。況今人財並乏。事劣昔時乎。自匈奴遁逃。鮮卑彊盛。據其故地。稱兵十萬。才力勁健。意智益生。加以關塞不嚴。禁網多漏。精金良鐵。皆爲賊有。漢人遁逃。爲之謀主。兵利馬疾。過于匈奴。昔段熲良將。習兵善戰。有事西羌。猶十餘年。今育晏才策。未必過類。鮮卑種衆。不弱于曩時。而虛計二載。自許有成。若禍結兵連。豈得中休。當復徵發衆人。轉運無已。是爲耗竭諸夏。并力蠻夷。夫邊垂之患。手足之蚡搔。中國之困。胸背之癰疽。方今郡縣盜賊。尙不能禁。況此醜虜。而可伏乎。昔高祖忍平城之恥。呂后棄慢書之詬。方之於今。何者爲

甚。天設山河，秦築長城，漢起塞垣，所以別內外，異殊俗也。苟無蹙國內侮之患，則可矣。豈與蟲蠹校寇，計爭往來哉？雖或破之，豈可殄盡而方今本朝爲之旰食乎？夫專勝者未必克，挾疑者未必敗，衆所謂危，聖人不任。朝議有嫌，明主不行也。昔淮南王安諫伐越，曰：「天子之兵有征無戰，言其莫敢校也。」如使越人蒙死以逆執事，斯與之卒有一不備而歸者，雖得越王之首，而猶爲大漢羞之，而欲以齊民易醜虜，皇威辱外夷，就如其言，猶已危矣。況乎得失不可量邪？昔珠厓郡反，孝元皇帝納賈捐之言，而下詔曰：「珠厓背畔，今議者或曰可討，或曰棄之。」朕日夜惟思羞威不行，則欲誅之，通於時變，復憂萬民。夫萬民之饑與遠蠻之不討，何者爲大宗廟之祭，凶年猶有不備，况避不嫌之辱哉？今關東大困，無以相贍，又當動兵，非但勞民而已。其罷珠厓郡，此元帝所以發德音也。夫恤民救急，雖成郡列縣，尙猶棄之，况障塞之外，未嘗爲民居者乎？守邊之術，李牧善其略，保塞之論，嚴尤申其要，遺業猶在，文章具存，循二子之策，守先帝之規，臣曰可矣。

肉刑議 孔融

古者敦龐，善否不別，吏端刑清，政無過失，百姓有罪，皆自取之。末世陵遲，風化壞亂，政撓其俗，法害其人，故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而欲繩之以古刑，投之以殘藥，非所謂與時消息者也。紂斬朝涉之脛，天下謂爲無道；夫九牧之地，千八百君，若各別一人，是下常有千八百紂也。求俗休和，弗可得已，且被刑之人，慮不全生，志在思死，類多趨惡，莫復歸正。夙沙亂齊，伊戾禍宋，趙高英布，爲世大患，不能止人，遂爲非也。適足絕人，還爲善耳。雖忠如鬻權，信如卞和，智如孫臏，冤如巷伯，才如史遷，達如子政，一離刀鋸，沒世不齒。

是太甲之思庸。穆公之霸秦。南睢之骨立。衛武之初筵。陳湯之都賴。魏尚之守邊。無所復施也。漢開改惡之路。凡爲此也。故明德之君。遠度深惟。棄短就長。不苟革其政者也。

止庾亮北伐議蔡謨

時有否泰。道有屈伸。暴逆之寇。雖終滅亡。然當其強盛。皆屈而避之。是以高祖受黜於巴漢。忍辱於平城也。若爭強於鴻門。則亡不終日。故蕭何曰。百戰百敗。不死何待也。原始要終。歸於大濟而已。豈與當亡之寇。爭遲速之間哉。夫強鴻門之不爭。故垓下莫能與之爭。文王身圯於姜里。故道泰於牧野。勾踐見屈於會稽。故威申於強吳。今日之事。亦繇此矣。賊假息之命垂盡。而豺狼之力尙彊。宜抗威以待時。或曰。抗威待時。時已可矣。愚以爲時之可否。在賊之強弱。賊之強弱。在季龍之能否。季龍之能否。可得而言矣。自勒初起。則季龍爲爪牙。百戰百勝。遂定中國。境土所據。同於魏世。及勒死之日。將相內外。欲誅季龍。季龍獨起於衆異之中。殺嗣主。誅寵臣。內難旣平。千里遠出一攻。而拔金墪。再戰而斬石生。禽彭彪。殺石聰。滅郭權。還據根本。內外並定。四方鎮守。不失尺土。詳察此事。豈能乎。將不能也。假令不能者爲之。其將濟乎。將不濟也。賊前攻襄陽而不能拔。誠有之矣。不信百戰之效。而執一攻之驗。棄多從少。於理安乎。譬如射者。百發而一中。可謂之拙乎。且不拔襄陽者。非季龍身也。桓平北守邊之將耳。賊前攻之。爭疆場耳。得之爲善。不得則止。非其所急也。今征西之往。則異於是。何者。重鎮也。名賢也。中國之人。所聞而歸心也。今而西度。實有卷席河南之勢。賊所大懼。豈與桓宣同哉。季龍必率其精兵。身來距爭。若欲與戰。戰何如。石生若欲城守。守何如。金墪若欲阻河。河何如。大江蘇峻何如。季龍凡此數者。宜詳校之。愚謂石生猛將。關中

精兵征西之戰不能勝也。金墉險固，劉曜十萬所不能拔。今征西之守不能勝也。又是時兗州洛陽關中，皆舉兵擊季龍。今此三處反爲其用，方之於前，倍半之覺也。若石生不能敵其半，而征西欲當其倍，愚所疑也。蘇峻之強不及季龍，沔水之險不及大江。大江不能禦蘇峻，而以沔水禦季龍，又所疑也。昔祖士雅在譙，佃於城北，慮賊來攻，因以爲資。故豫安軍屯以禦其外，穀將熟，賊果至。丁夫戰於外，老弱穫於內，多持炬火，急則燒穀而走。如此數年，竟不得其利。是時賊雖據沔北方之於今，四分之一耳。士雅不得捍其一，而征西欲禦其四，又所疑也。或云：賊若多來，則必無糧，然致糧之難，莫過崤函。而季龍昔涉此險，深入敵國，平關中而後還。今至襄陽，路旣無險，又行其國內，自相供給，方之於前，難易百倍。前已經至難，而謂今不能濟其易，又所疑也。然此所論，但說征西旣至之後耳。尙未論道路之虞也。自沔以西，水急岸高，魚貫湑流，首尾百里。若賊無宋襄之義，及我未陣而擊之，將如之何？今王士與賊水陸異勢，便習不同。寇若送死，雖開江延敵，以一當千，猶吞之有餘。宜誘而致之，以保萬全。棄江遠進，以我所短，擊彼所長，懼非廟勝之算。

明堂議 禮 徵

稽諸古訓，參以舊圖。其上圓下方，複廟重屋，百慮一致，異軫同歸。洎當塗膺籙，未遑斯禮。典午聿興，無所取則。裴頠以諸儒持論異端，蠱起是非，舛互靡所適從。遂乃以人廢言，止爲一殿。宋齊卽仍其舊。梁陳遵而不改，雖嚴配有所祭饗，不置求之典則。道實未弘，夫孝因心生，禮緣情立，心不可極，故備物以表其誠，情無以盡，故飾宮以廣其敬。宣尼美意，其在茲乎？臣等親奉德音，預參大議，思竭塵露，增崇山海。凡聖人